

二天



韓非子卷第十

新安吳勉學校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
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叅疑內爭六曰敵國
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
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
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左右鬻懷尉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

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邾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叅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叅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子象沮其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莒死用雞狎而鄆傑盡

廢置六

叅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七右經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

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

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

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②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
擅其制魯三桓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
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
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
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
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
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公叔因內齊軍
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
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
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
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
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
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③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
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
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
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
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
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
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
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
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
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
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
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
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
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爲妬也因謂新人
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

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邾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邾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

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邾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
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
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
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
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
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
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
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
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④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
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
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而不知其人
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
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
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日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
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⑤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
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
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
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
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
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旣而又欲置公子職商
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
旣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
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
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
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
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

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傀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傀於朝韓傀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傀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⑥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

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
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
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
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
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
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
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
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
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
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
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
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
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
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
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

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
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
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
利以亂秦矣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
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
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
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
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
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
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
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
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
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
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⑦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終

韓非子卷第十一

新安吳勉學 校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①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②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

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
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
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
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
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
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
也不可

③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

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
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
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潘吾
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
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
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
得車輓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
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
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

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④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

也行中事則如今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辭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⑤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爲下走睡卧與夫

韓非子 卷十一
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
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⑥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
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
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
李悝謾兩和也

右經

①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
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
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
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
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
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
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
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
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

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
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
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
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
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
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
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
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
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
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
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
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
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
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
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

韓非子 卷十一 五
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
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
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
功也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
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
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

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
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
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
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
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
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
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
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
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

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
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
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
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
客爲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
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
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
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
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
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昇逢
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也有常儀的則昇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
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
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
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
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

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鑿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鑿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訕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訕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

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
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
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
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
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
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
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
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
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
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
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
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
截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
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
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

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③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

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握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

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
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
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
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
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
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
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
誅之名而有報讐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
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
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
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
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
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
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

軼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揆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襪麾之鳥驚而

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酬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

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④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⑤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

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日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

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

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
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
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
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
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
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
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
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
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
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
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
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
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
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
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

孟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⑥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

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
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
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
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急信
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
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
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
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
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
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
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
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
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日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一終

韓非子卷第十二

新安吳勉學 校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①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跲危生子臯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屨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

②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

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
虎襄公問一足

③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
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④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
堯不治夫爲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
所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
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孱不用玉璧西門豹
請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矜裘與明危

子榮衣子綽左右盡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⑤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
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朋
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
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
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韓非子 卷十一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
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右經

①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爲獄吏別人足所踴者
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
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踴危
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
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踴子之足是

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
此於子踴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
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愷
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
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爲
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
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

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
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
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
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
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
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羸勝而履躄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
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
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
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一曰少室周爲
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
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

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

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

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③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韉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蘇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
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
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
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
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屨雖五采必踐之

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
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
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
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
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
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
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
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

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
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
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
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④詎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
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
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

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
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
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
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
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
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
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
受

齊有狗盜之子與朋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

父之裘獨有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畫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⑤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
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
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
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
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
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
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
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
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
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
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
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
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
儉也可與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
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
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

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二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

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

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卷第廿二終

